

曹东扶与古筝——写在民族音乐大师曹东扶先生诞辰 100 周年之际

发表刊物：作者：于允科

论文内容：

中国著名古筝演奏家、杰出的民族音乐表演艺术大师、教育家曹东扶先生(1898. 11. 8—1970. 11. 27)，离开我们已经整整 28 (35) 年了。他在 60 余年的艺术生涯中，不但在筝及琵琶、三弦等民族器乐的演奏、教学和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也继承和发展河南大调曲子及河南板头曲的演唱、演奏艺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曹东扶先生诞辰 100 周年之际，我拜访了曹东扶先生的夫人尹士瑞女士和儿子曹永安、女儿李汴。

在一尘不染的客厅里，面色红润、神态慈祥的尹士瑞女士精神矍铄，侃侃而谈。老人家八旬有五，身板硬朗，思维清晰，对重大历史事件具有惊人的记忆力，直观她老人家，你很难想象她与曹东扶先生相濡以沫曾经度过多少漫漫人生的风风雨雨。曹永安与妹妹李汴师承先父之真传，“父作子述”，兄妹俩现已成为著名的筝演奏家，他们对父亲一生的艺术创造，一直铭刻在心，三人向笔者叙述了往事。

曹东扶先生出生在河南省邓县，最早向他传授音乐技艺的是他的父亲。13 岁以后，曹东扶先生开始靠卖糖果、花生、瓜子维持生计，经常出入茶馆酒肆。在这“下里巴人”聚集的场所，自清晨至深夜，演唱大调曲子自娱自乐者络绎不绝。民间音乐艺术的熏陶，促使天禀聪颖的曹东扶先生很快学会演唱大调曲子，继而又学会弹三弦、弹筝、弹琵琶。

为了不断提高自己的技艺，曹东扶先生刻苦钻研民族音乐。虚心好学，不耻下问，使他的演唱、演奏水平得以很大的飞跃。他娴熟掌握了大量的大调曲牌及板头曲曲目，而且创造性地使之在唱腔、过门诸多方面达到了统一与规范化。曹东扶先生为了使一度处于大调曲子附属地位的板头曲成为独立的器乐曲，他潜心做了大量的修订、改编与推陈出新的工作，经过他的再创造，使这些板头曲成为血肉丰满、精雕细刻的艺术精品。

曹先生不仅创立了脍炙人口的“曹派筝”，成为筝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三弦、琵琶、软弓胡的演奏上和大调曲子的演唱方面均有高深的造诣。他非常注意根据乐曲的曲调和内容情感来安排各种乐器的指法、技巧，使它们有机结合，浑然一体。他用三弦演奏的《打雁》、《思情》，用琵琶演奏的《高山流水》早已成为弹拨乐的精品。他的基本功扎实而完美，无论独奏或伴奏，可以一气用三弦弹上五个小时，在河南、湖北两省，曹东扶先生享有金不换的“铁胳膊”之美誉。曹夫人深情回忆：“曹东扶手巧啊，他自制软弓二胡，小指压弦一推就能奏出一串明亮均匀的嘟噜声，悦耳铿锵，当年真是迷倒好多民族音乐的热爱者啊……”早在 30 年代由于他对河南大调曲子的突出贡献以及其炉火纯青的演唱演奏，他创立的“曹派大调曲子”得到广泛公认，人们争相学习。

由于国家尊重人才，曹东扶先生以满腔热忱投身民族器乐的演奏、教学与革新工作中。1948 年春，曹东扶先生在邓县文化馆的支持下，带领他的弟子们，发起、成立了邓县曲艺改进社，并担任副社长。他组织学生们对一些传统曲牌作了进一步的修订，使其更为完善。1951 年，他率领大家积极投入抗美援朝宣传活动，亲自创编出《渔夫恨》、《侵朝阴谋》、《抗美援朝》等曲段，为捐献“鲁迅号”飞机，他与学生们连续数日，不分昼夜下乡演出。同时还为国家捐献了价值 150 多万元的棉花与烟叶等。

1953 年，“全国首届民间艺术汇演”在开封古城隆重举行，曹东扶先生艺惊四座，一举夺得“器乐独奏一等奖”。他精湛的演奏技巧与庄重舒展的台风，赢得与会专家及广大听众的一致好评。这样，从邓县、南阳到开封，层层上选，引起热烈反响，以后他赴武汉献技，轰动三镇。中间“转战”数地，河

南大调曲子及板头曲声名远播。曹东扶先生则先后在开封师范专科学校、河南艺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任教，他决心把自己掌握的全部技艺都留给后人。

曹东扶先生诲人不倦，热切希望学生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毫不保留地让学生分享自己从音乐艺术园地中汲取的甘露和阳光。曹东扶先生对学生一视同仁，从不以尊者自居，无论年龄相差多大，艺术水平相差多远，一律以琴友相待。曹东扶先生这一美德，赢得莘莘学子长期的尊敬与怀念。

1961年，在四川音乐学院领导一再盛情邀请下，曹东扶先生被借调到四川音乐学院任教。四年间，曹东扶先生呕心沥血，废寝忘食，为大西南民族音乐事业的开拓与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1964年，淡泊名利的曹东扶先生放弃了返京的机会，接受河南省文化局局长冯纪汉“抓河南大调曲子”的诚挚邀请，毅然从四川回到故土，担任河南省歌舞团艺术顾问，并在南阳举办大调曲子训练班，为祖国培养后进。上海、广州、西安等地的音乐学院，慕名多次敦请他赴彼地施教，但河南方面岂肯放大师“跳槽”，于是上述城市只好选派尖子生负笈求学，曹东扶先生则毫无乡党观念，凡就学者，悉心指教，喻其桃李满天下，决非溢美。

然而，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深受家乡人民爱戴的曹东扶先生转瞬被扣上一顶“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吓人帽子，关进“牛棚”劳动改造——在河南省西华农场，曹东扶先生即使发着高烧也必须强撑病体在雪地里砍白菜……以后造反派高抬贵手，将曹东扶先生定性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河南省歌舞团将他安排在邓县城关镇“养老”。

身心饱受凌辱的曹东扶先生虽然已经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但对民族器乐的热爱一如既往，上品乐器早已被“红卫兵小将”砸毁，他只好找来一架破琵琶，自己动手修复后继续教授家乡子弟。每天晚间，曹东扶先生“大珠小珠落玉盘，嘈嘈切切错杂弹”，吸引着众多的民乐爱好者。他物我两忘，全副身心都沉浸在如泣如诉的琵琶乐曲声中，仿佛忘记了人世间的一切丑恶，一切荒谬。此时，他也忘记了病魔缠身——可怕的癌细胞正在凶狠地吞噬他的胃黏膜……

1970年深秋，西风萧瑟，曹东扶先生在夫人、女儿的搀扶下到南阳火车站换车，准备赶到郑州市看病。夕阳如血，一位三轮车工人看到曹东扶先生抱着箏艰难举步，好奇地询问：“这是什么？”曹东扶先生笑笑回答：“这是箏。”老工人有五十多岁，听完回答猛有所悟，遂高兴地大喊：“您是曹圣人！”喊声划破了冷寂的街道夜空，很多群众非常兴奋。几分钟工夫，曹东扶先生被热情的群众团团围住，在群众的盛情邀请下，曹东扶先生忍住胃部的剧痛，临时在他的一位学生家的院子里即席演奏演唱，他满头冷汗，拨弦不止，听者如醉如痴……就这样，人民的艺术家在人民的簇拥下为人民演奏其视之为生命的民族器乐，一直持续到午夜。院子里人头攒动，大家争着与大师握手，大家争着要一睹大师的风采，尽管此时的曹东扶先生病体虚弱，面容憔悴，然而在群众眼里他却是神采奕奕，精神焕发！曹夫人心疼丈夫，劝他歇歇再弹，他却说：“不累，不累！”话刚出口，竟突然摔倒在院子中央——这哺育他成材的土地，难道是在召唤他魂归冥府吗——翌日，曹东扶先生就在郑州被确诊患了晚期胃癌。

世态炎凉，几家医院拒收艺术大师。靠学生奔走联系，曹东扶先生终于住进当时条件相当差的郑州工业医院。尽管身处逆境，沉疴无治，曹东扶先生念念不忘的仍是梦绕魂牵的民族器乐艺术，他对儿子、女儿千叮万嘱：“我不相信箏会被淘汰，它流传了几千年，人民喜爱它。人民喜爱的艺术不是人为可以除掉的！今后，不能弹琴，你们就默唱，只要人家喜欢听，你们就给人家弹，永远不要丢掉那些曲子。总有一天，箏乐会大放异彩。”

临终前四天，人民艺术家曹东扶先生，以极大的毅力强撑已经十分虚弱的病体，在简陋的病床上与儿女合奏了几支板头曲《高山流水》、《打雁》、《小飞舞》、《打秋千》……1970年11月27日，曹东扶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曹夫人母子三人在曹先生生前挚友、大调曲子演唱家王泽民先生的鼎力相助下，与几位亲友，凄凉地送走了民族音乐大师曹东扶先生。

整整九年后，有关方面给曹东扶先生平了反，先生黄泉有知，或许会含笑瞑目吧？芳草萋萋，世事茫茫。1990年，河南省文化厅，河南省音协隆重举行曹东扶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河南省文化厅厅长王传真号召大家学习曹东扶先生对民族音乐事业执着的献身精神；中国音协负责人冯光钰在讲话中谈到曹东扶先生的卓越贡献与高风亮节时泣不成声……1975年至1995年，曹东扶先生的高足、中国音乐学院古筝教师史兆元几次拜见师母，哭诉：“我天天梦见曹老师，哪怕老师病在床上，能让我侍候一下也好啊……”1978年，原前进歌舞团箏演奏家吕殿生前往郑州探望师母，一进门便双膝跪倒在曹夫人脚下，他痛彻心肺地号啕：“看见您就如同看见曹老师一样……”1995年8月，洛阳古筝协会会长娄方，千里迢迢来京看望师母，特意敬赠一尊精美的唐三彩佛像以寄托对曹东扶先生的哀思……人民音乐家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无论是“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还是某些数典忘祖的民族虚无主义者，都无法摧毁曹东扶先生坚定不移的信念——“民族音乐是会被消灭的，箏是不会失传的。因为人民热爱它们，人民需要它们”。

哲人其萎，曹东扶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却为中国民族音乐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等待着继往开来的民族音乐捍卫者去整理、去发扬、去光大。值得欣慰的是，曹东扶先生生前多次接待过朝鲜、日本、前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文化使者，与他们切磋箏艺，为弘扬祖国的民族音乐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曹派箏”不仅在国内箏坛地位显赫，而且在全世界尤其是在东南亚享有盛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世界音乐大家庭中，“曹派箏”占有一席之地。

曹东扶先生的演奏风格深沉内在，苍劲有力，具有历史的厚重感。他对乐曲的处理极为细腻、深刻，音乐形象准确生动。他的演奏艺术感染力极强，可誉之为“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曹东扶先生是承前启后、勇于创新的“一代宗师”，他为古筝创作、改编了不少新作品。他50年代创作的《闹元宵》，已被箏坛公认为是一首艺术成就很高的乐曲。艺术源于生活，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深深根植于乡土艺术的曹东扶先生亲眼目睹了群众欢庆元宵节的热闹场景，感慨万千：耍龙灯、狮子滚绣球、踩高跷，鞭炮锣鼓声响彻云霄……为了表现南阳群众乐观向上的性格，他采用大幅度划弦、快速托劈双弦技巧，使整个乐曲的欢乐情绪一开始就迸发出来。为了气氛更加火热，他创造性地运用左手击空弦，惟妙惟肖地模拟打锣声并采用双手弹奏技巧。他的箏独奏《闹元宵》、琵琶演奏的《高山流水》、三弦演奏的《打雁》，犹如“三国鼎立”，迄今被音乐学院列为学生必弹曲目。

曹夫人回忆，1962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劳累过度、营养不良的曹东扶先生左脚踝骨生疮，经诊断患上严重的“蜂窝组织炎”，他连续四个昼夜高烧不退，生命垂危，四川音乐学院甚至已为他做好了后事准备。以后开刀手术，对把曹东扶先生从垂危险境中解救出来。然而麻醉药力刚散，曹东扶先生睁开眼的第一句话就是：“让学生们到医院来吧，我就在病床上教课，别耽误了学生啊。”主治医生非常感动，破例答应了他的请求，曹东扶先生便在病床上给心爱的学生们上课。

在四川音乐学院任教期间，有的教师嫌学生多太累，独曹东扶先生乐教不疲，院民乐系主任马惠文感叹：“曹老师，年轻人都嫌工资低、工作累，您却只嫌工作少。”

光阴荏苒，白驹过隙，沧海桑田，人事嬗变。曹东扶先生虽然惨遭迫害湮逝人寰，但他所创立的“曹派箏”，他的三弦、琵琶演奏艺术，他的“曹派大调曲子”等却为祖国人民留下一笔异常珍贵的文化遗产。他遗留下来的“曹派箏曲”，由先生的子女曹永安、李汴整理编辑成《曹东扶箏曲集》、《曹东扶箏曲集修订本》，已先后于1980年、1994年两次出版发行并多次再版，这些箏曲至今在全国舞台上演奏不衰。曹先生的儿女们师承其父，他们弹奏的“曹派箏曲”，不仅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长期播放，而且多次被内地、台湾、香港等音像公司录制成磁带、激光唱盘大量发行，他们还多次出访美国、加拿大、韩国、日本、朝鲜、马来西亚等国，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瑰宝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认同。“曹派箏”宛如一棵参天古柏，永远向后人展示它的质朴与苍翠，坚韧与顽强……

